

动物小说名家系列

奇异的动物故事

弥补生命教育的自然之书

密林追踪

金曾豪◎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动物小说名家系列

密林追踪

金曾豪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林追踪/金曾豪著.
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3.7

(动物小说名家系列)

ISBN 978-7-5307-5740-6

I. ①密…

II. ①金…

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6179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马梅

电 话: 总编办 (022)23332422

发行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75 千字

印 张: 5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如发
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 (022)23332677 邮编: 300051

青角牛 1

目 录

鼬 冤 20

道具马 30

嘭嘭嘭的渡口 46

鹰飞天地间 51

密林追踪 82

丛林之子 96





青角牛

1

那些日子它老觉得头顶那儿又涨又痒，便老想往树干上、柴垛上去蹭。

它的妈妈挺严厉地制止它，“哞——哞！”

原来它要长角了。

它的角笋似的长得快，而且那颜色非同一般，是一种暗暗的黛青，于是都叫它“青角”。听到“青角”这个声音，它就知道是在唤它，就是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。

它是一条健壮的水牛犊。



它喜欢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颠儿颠儿地奔跑、打滚儿，用舌尖去撩逗白蝴蝶和红蜻蜓。它喜欢在河浜里游水。有一次用耳朵把一只牛虻拍到水里，牛虻嗡嗡地在水里打转转。它喜欢吃带着露水的苜蓿。那嫩嫩的叶，津津的甜，洁洁的鲜；那茎嘎嘣嘣地在牙齿间愉快地脆响……嗨，这世界真美、真大、真好玩！

那对青色的角长得蛮长了，对称、弯弯的，闪着幽





幽亮亮的光泽。它的力气也大了。有一次它和小主人阿网开玩笑，它只是轻轻地一蹭，阿网就跌了个大跟头。青角把两只毛茸茸的耳朵耷拉下来，表示歉意。

阿网气不忿儿，顺手抓几个泥块用力飞击到青角的后腿上。青角看见自己的后腿上有几块肌肉突突地跳动。它没觉得痛，只是奇怪那抑制不住的颤动。

青角的老主人三伯说：“青角该穿鼻了。”

在力大无穷的牛面前，人显得很渺小。可是人聪明，用一根平平常常的绳子往牛鼻子里一穿，就再不怕牛不听话了。

那天天气很好，太阳光像苜蓿花一样的灿烂。三伯用一根柔软的白色绳子打个“8”字结，挽住了青角的两只角，拍拍青角的屁股，说：“去吧，去吧。”

阿网爬上了青角的背，拍拍它的脖子，说：“驾，驾——”

青角很高兴在这样的阳光下走走。它很有弹性地踩着步子。步伐有节奏，后蹄踩准前蹄印，骑牛的人觉得骑着一个水浪似的。最好的牛才能走出这种步伐来。

他们出了村子，走过一片田野，穿过一片林子，到了一块蛮大的临河的土场。土场上有一条黄毛小牛，好



几个人围着它。一个长得挺壮的阿胡子大汉说：“阿网，快着点儿，阿好！我还要去梅村宰牛呢！”

场上平行立着两根柱子，中间还横着两根树棍，形成一个“井”字。那黄毛小牛的头竟是被卡在这井字里的。黄毛小牛的屁股歪来歪去，还昂昂地叫。

青角想：咦，这有什么好玩儿的？

它不知道这黄毛小牛也是来穿鼻的，下一个就轮到它了。

阿胡子手里握着一根烧红了头的铁钎，走近来，“噗”一声，把一口烧酒喷在黄毛小牛的头上。小牛睁不开眼，昂起鼻子正想打个喷嚏呢，那根烧红的铁钎已经“嗤”的一声刺透了它的鼻隔肉。一缕白汽蹿出来，一股怪味散开来。铁钎“当”一声丢在地上，还没滚停，一根白绳子已经穿过了那个洞穿的伤口。这白绳子的一头系着一指长的削尖了的小木棍。

阿胡子喝一声“呔！”表示手术已告完成。

黄毛小牛痛得直翻眼睛，连叫唤也不能，只反复交替着用两条后腿蹬着两根柱子，屁股上的肌肉在剧烈地抽搐。

上头的一根横木松开了。黄毛小牛脱出头来，想



逃。可是它这一生从此再也不能那么自由自在地活动了。它的意志、它的自由已通过白绳子牢牢地抓在它的手里了。只要扯紧这绳子,牛就痛得头晕目眩。黄毛小牛试着挣扎了几次,便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它成了一条真正的牛了。

青角恍然明白:下一个就轮到它了。

它把头一侧,挣脱了阿网手里的绳子,掉头就跑。

人们七嘴八舌地喊起来:“抓住它!拦住它!”

青角调个方向,一蹬腿跳下河,向河心泅去。

阿网跑到岸边,大声喊:“青角,回来!青角,回来!”

青角不再信任它的小主人,哀怨地瞥了阿网一眼,顾自泅过河,爬上了对岸的苜蓿地,也没心思撩一口苜蓿,就水淋淋地向竹林跑去。穿过竹林就是山坡,山坡上长满高大的杂树。

青角在树林里奔跑。它不知道该到哪里去,只知道得离开那个可怕的柱子,离得越远越好。

阳光在它的背上跳来跳去。草丛间蹿出蚱蜢,咭咭地飞。

它刚才嗅到了阿胡子喷在黄毛小牛头上的那东西的味道。它常在老主人三伯身上闻到这种味儿,还是老



主人好。老主人给它吃棉籽饼,吃包着苇叶的粽子,给它赶牛虻,给它搔痒痒……

受了委屈,青角格外想念老主人。

2

梅村村北有一片废窑基。这儿离县城不远,一面临水,一面近公路,交通便当,是个理想的屠牛场。县城里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砧板上的牛肉,大多是这里提供的。

阿胡子是骑自行车来的,穿牛鼻是一种“兼带带”。他是这儿的主宰。当然,作为主角,这会儿还不是出场的时候,他正在和一个高个子青年隔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说话、抽烟。场上暂时由他的帮手——那个罗圈腿老汉主持。

屠牛场上也立着两根结实的柱子,每根柱子上挽着一个麻绳活套。有不少看杀牛的大人、孩子围着场子,有些竟是从城里特地赶来的。如果有围墙,屠牛场和斗牛场怕是一样可以卖门票的。

一条衰老的犍牛被牵上场了。罗圈腿嗬嗬地呼唤



着，在牛腿上这儿拍拍，那儿拍拍，让牛把两条前腿分别伸进两个麻绳活套里。老牛很听话，把腿伸进了活套，它一辈子对人顺从惯了。各有很壮的小伙子握着收活套的绳，只要听一声喊，他们就会收紧活套。

牛的过分顺从使围观的人很感动，很难过，还有一点儿失望。他们以为面对死亡，牛至少会有一点点野性的表演。罗圈腿大概也受了感动，并不马上喊收套，却从裤袋里摸索出一小块儿豆饼来，放到牛的嘴边，唤着：“哼，哼。”牛嗅了嗅，看看罗圈腿，又嗅了嗅，才吞进了豆饼，可努了几努又吐了出来。它的牙齿不行了。它看看罗圈腿，表示它的感激和歉意。

人群里跑出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来，手心里托着几片饼干，诚恳地捧到了老牛的嘴边。老牛把头偏过去，孩子又把饼干凑上去，可老牛还是把头偏过了。也许它不知道这东西能吃，也许它知晓厄运临头，没有任何的兴致。那个大胆的孩子却很执拗，恳求着：“你吃啊！你吃啊！”

罗圈腿还不喊收套，用他粗糙的手在牛的头上、脖子上、背上搔着摸着，嘴里还温和地哼哼着。他很想在这最后的时刻给老牛一点儿爱抚，一点儿温暖。那孩子



伤心地丢了饼干，学着罗圈腿的样子，用他柔软的小手在牛的腿上、屁股上摩挲。

就像在举行一个典仪。屠牛场上忽然静得很，人们屏住呼吸，看着两双摩挲着牛的人手。一双苍老粗糙，一双年轻柔软。人和牛，不通言语，只能用这接触来进行诀别。

阿胡子从摩托那儿走过来了，远远地吆一声：“还磨蹭啥！”

罗圈腿从柔情中醒悟，让男孩子走开，然后嘶哑着喊了一声：“哟——收套！”

小伙子们把绳套猛一收，老牛匍匐下，头颅贴着了地面。

最后的时刻来到了。老牛哀怨地叫了两声，又沉默，眼睛里涌出一串泪水。泪真多，扑簌扑簌地，牛把它一生的泪集中到这一次流出来了。

阿胡子赤了上身，嘴角滴着烧酒，两手反背着，攥着一把雪亮的牛刀。他走近了牛，偏开两步，避过牛的目光，说道：“牛啊牛啊出苦海啊，送你上天啊！”耀一耀刀刃，一咬牙，竭力把刀捅进牛脖子，连臂也捅进去了；接着，他迅速拔出手来，拔出刀来，回头喊道：“酒来！酒



来！”

没人理睬他。人们把目光一齐投向老牛，仿佛阿胡子是这场搏斗的可鄙的失败者，而牛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者。

老牛拼力屏住呼吸，绷紧全身的每一块肌肉，不让血流出来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。血从伤口里喷射出来，射进阳光里……

青角在山坡灌木丛中看见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几只牛虻在它屁股上狠命地吸血，它都没感觉到。它把尾巴死命地压在屁股沟里，冰凌般的冷硬。

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！

它掉头又想逃，可它又猛地掉过头来——在转眼时，它看见了老主人正牵着它的妈妈向那可怕的地方走去。

啊，妈妈！

3

阿胡子大声地骂着粗话，责怪罗圈腿忘了用木盆接牛血。牛血满地，人无立足之处，再不能屠第二条牛。



三伯说：“那我回去了。”牵着他的牛逃也似的就要走。

阿胡子说：“三伯，回来！场地大得很，你这条瘦牛，不用柱子也使得，牵过来吧。”

那个骑摩托的高个子大概等着要牛肉，连忙给阿胡子和三伯派香烟。

老母牛早闻到了冲天的血腥味。它明白了，回头去寻老主人。老主人背着它蹲在地上，两只枯老的手掩着面颊。它知道老主人没法救它了，人也有人的难处。它挺直前腿，忍着鼻腔的剧痛站住，抬起头，急急地向四处张望。它想再看一眼儿子——青角。

它看到刚才老主人在青角的两角间系了一根白色的绳子，知道青角今天要去穿鼻。它经历过那个，那是每条牛都得经历的那么一次痛苦。但是它并不知道每一条牛最终都得走上屠牛场。牛棚里每少一条老牛，没过几天，牛棚顶上就会多出一副牛角。它以为每条牛老到最后就会缩小再缩小，一直缩进两只角里去。牛角里一定很温暖、很安全、很舒服。它因此很爱惜自己的角，不让自己的角有一点点裂缝。有一年冬天，牛棚的北墙上有了一条裂缝，寒风从那儿尖刀似的刺进来。它恨不



得缩进它的角里去。幸亏老主人发现了，赶忙堵了墙缝，一边堵一边嘀咕。老牛们都明白那嘀咕是道歉的意思。那些冬天的夜晚，村上的老人们喜欢到牛棚里来相聚，围一炉红红的火，喝一杯杯喷香的酒，还噙着鼻子哼绵长古老的田歌。老牛们都侧着头听，似乎也懂这种歌。那些歌简单，只几个哼哼呀呀的字，可这些苍凉的歌又实在不简单。歌声里，老牛们抬头看着黑黝黝的顶棚上挂着的先辈们黑黝黝的牛角，不由得回想起许许多多迷离的往事，心里涌满了淡淡的哀伤。它们也听出了人的许许多多的哀伤和艰辛。人必定也有许许多多的难处，希望牛们共同来担起这些艰辛……

阿胡子的吆喝声打断了老母牛的思绪。

阿胡子叫嚷着要一把长柄的榔头。等一会儿，把牛绊倒后，他用榔头在牛的前额上猛击一记，就可把牛击昏，然后再动刀子。

老母牛知道时间紧迫了，就“哞哞”叫唤着——青角，我的儿，你在哪儿啊！

青角就在山坡上那丛灌木后面。

青角从山坡上直冲下来，头角微侧，四蹄翻飞。它一声不吭，只在身后笔直地竖起尾巴，就像竖起了一帜



凛凛的战旗。除了可恶的阿胡子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青角的眼睛里淡化了、消失了。冲啊！冲啊！

因为人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老母牛身上，当发觉时，青角距离阿胡子只有两丈远了。

“牛！牛！”有人惊恐地喊。

窑基上的碎砖瓦在牛蹄下咔吧咔吧粉碎。冲啊！冲啊！

阿胡子一回头，看见了青角眼睛里燃烧着的怒火，看见了它闪着暗青色光泽的角。他明白这是冲他而来的，明白发野的牛有多可怕。他怕牛伤了围观的人，便撒腿往野地里奔逃。

青角调正方向，又向阿胡子冲去。有一个小孩儿绊跌在蹄前，使它打了一个顿。阿胡子已经跑出窑基，躲到了一个大坟包后面。这没用，青角嗅得出那酒味、那血腥。

人和牛绕着坟包追逐，听得见彼此咻咻的喘气声。阿胡子不敢离开坟包，四周是一马平川，连棵像样的树也没有。

有人喊：“快上坟包！快上坟包！”

阿胡子捉个空，爬上了坟包，没想青角也追了上



去。坟包虽然不太高，但青角到底笨重，爬上去时速度较慢，使阿胡子获得了一个喘息和思索的机会。阿胡子跳下坟包，待牛下来时，又爬上坟包……

三伯赶到了，可青角并不买他的账，装出要抵的架势，把三伯镇住了，只能徒劳地叫喊。

高个子青年醒悟过来，驾起摩托车冲过来，故意把马达声弄得很响，想吓退青角。此时的青角进入了疯狂的状态，竟不顾一切地向吼叫着的“红色怪物”迎上去。高个子青年连忙别过车头，想把青角引开。青角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，调头又向阿胡子冲击。这时的阿胡子已离开了坟包，正向公路逃去。可是，他奔跑的速度却远远不及青角，青角一下子就逼近了他。眼看阿胡子难逃厄运，人们都吓得发了呆。

正在这危急关头，高个子青年驾车走了一个弧形，先赶到了阿胡子身边，放慢车速，喊一声：“快上来！”

阿胡子跨上后座，一把抱住青年的腰。摩托车冲上公路，吼一声，飞也似的去了，只留下一股青烟。

青角追上公路，见复仇无望，便拼命用角去抵路边的树，将树抵得砰砰地响。树叶簌簌地掉了一地。

三伯牵着青角的妈妈赶来了，不然，青角不把自己